

# 地域菜名的生成及其语言类型学考察

周启强

(湖南科技大学 外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以“常德米粉”为例考察地域菜名的生成,制约其生成的因素可分为两类:语言外和语言内因素。语言外因素包括人类认知的百科知识结构和语言生成者的主观注意,语言内因素包括语言经济性原则和现代汉语的双音节化趋势。生成的基本机制为转喻,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元素组合侧显、以定中结构匹配侧显组合、语义生成与扩容。从语言类型学的视角来看,类似“常德米粉”这类产地+受事侧显是地域菜名生成最典型的方式,因此这类侧显具有普遍意义,间接反映出人类思维、知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确存共性。

**关键词:**地域菜名;生成;侧显;语言类型学

**中图分类号:**H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3-0112-06

## 一 前言

菜<sup>①</sup>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体验最多的客体之一,对菜名的生成进行探究,能较好地以此窥视语言生成者的知识结构及思维方式,挖掘出菜名生成的一般规律,本文选择地域菜名的生成进行研究。我们国家地域广阔,自古信奉“民以食为天”,各地美食数不胜数。这些富有地方特色的美食大多以“地名+食材”的方式命名,如北京烤鸭、北京炸酱面、科尔沁小肥牛、盐城龙虾、鄂州武昌鱼、常德米粉、五常大米、阳澄湖大闸蟹、德州扒鸡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特产美食。仔细考究起来,这些美食又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强调食材原产地,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独特的地方风味,是严格意义上的“地理标识产品”,如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另一类强调某种独特的烹饪方式,对原材料的出产地没有过多的要求,属于更为宽泛意义上的地方特色美食,如北京炸酱面、德州扒鸡、

桂林米粉等。“常德米粉”是湖南省较负盛名的菜品之一,其红油厚实,吃后令人唇齿留香,通行湖南各地乃至云、贵、鄂、赣等地,深受大众的喜爱。人们经常食用,对它的体验较丰富,所获的经验较完善,又因受制于行文篇幅,故本文主要以“常德米粉”为例探讨地域菜名的生成机制,尝试以小见大,管中窥豹。

目前有关菜名的研究大多与菜名翻译相关,熊欣从跨文化交际视角系统总结了汉语菜名翻译的策略和技巧<sup>②</sup>;周桂英认为,中国菜命名的理据是多样的,翻译中国菜名时,拥有不同命名理据的菜名需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sup>③</sup>;杨琼、贾德江在功能翻译视野下,通过对《中文菜名英文译法》翻译原则的研读,尝试统一良莠不齐的汉语菜名英译版<sup>④</sup>。另有一些研究关注菜品命名与文化的关系,如段益民从菜的命名着手,探究汉族文化的中和之美<sup>⑤</sup>;刘德龙等、鄢莉分别探讨了地方菜名的

收稿日期:2020-09-25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WLH16)

作者简介:周启强(1967—),男,湖南炎陵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语言学理论和英汉对比研究。

①“菜”于上古时期,专指蔬菜,如《荀子·富国》中的“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后泛指一切菜肴。本研究中,指将食材经由某些烹饪程序加工后所获之产物。

②熊欣:《跨文化交际理论下中国菜名英译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③周桂英:《中国菜的命名理据及翻译策略》,《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④杨琼、贾德江:《从功能派翻译理论角度看〈中文菜名英文译法〉的归化》,《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⑤段益民:《从中菜的命名看汉民族文化的中和之美》,《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文化历史渊源<sup>①②</sup>。在跨语言对比研究方面,伍锦辉等对汉英菜名概念框架元素语言形式化的凸显方式进行了相关探究,发现二者存在的差异较少,共性较多<sup>③</sup>。

已有成果颇丰,为后来之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但略微不足的是,少有学者关注菜名生成背后的认知理据、思维机制,且缺乏语言类型学视野下的考察。认知语言学强调,客体事物或事件经由人的涉身体验后,会成为人零散、杂乱的体验,这些经验被概念化后,成为较系统的概念结构或知识结构。概念框架中存在诸多元素,基于一定的语用目的,其中一些元素以转喻、隐喻等方式被凸显,被凸显元素以组合形式存在,最终通过符号编码获得相应的语言形式,这就是生成。生成蕴含了概念阶段和形式阶段。在概念阶段,经过认知加工,语言生成者心智中概念结构里的元素一部分被凸显,其余元素被隐略;如有需要,还需基于语言的使用模型(语言构式),将凸显元素进行排序,获得组合。在形式阶段,将排序好的概念组合匹配出对应的语言单位,生成最终的语言形式。本文以“常德米粉”为研究对象,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尝试定性地解决如下问题:(1)制约地域菜名生成的因素有哪些?认知机制和概念化过程如何?(2)其他语言中是否存在拥有类似侧显的菜名?

## 二 地域菜名生成的制约因素

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来看,一个事件概念化、词汇化的过程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音义之间的任意匹配,而是受到各种语言内和语言外各种因素的制约。

### (一) 语言外制约因素

#### (1) 百科知识结构

Langacker指出,侧显(profile)是基体(base)中凸显出的“浮现物”,基体则是我们理解或生成侧显的基础<sup>④</sup>。换言之,语言层面,侧显可为一个概念结构或知识结构,基体则为理解或生成侧显所依靠的相关百科知识结构。如,“人手一份”中

的“手”,此处用作动词,而非名词。由“手”激活了一个字面概念,接着基于这个字面概念还可激活一个更大的百科知识结构“某人用手取某物”,其中,施事为“某人”,行为是“取”,工具为“手”,受事是“某物”,基于该知识结构,发生转喻:以工具代工具和行为。

“常德米粉”表征的为一个事物概念,但它的生成需涉及由它激活的一个百科知识结构“烹饪”,故我们在生成“常德米粉”时需基于常德米粉的烹饪知识结构,只有在这样一个背景知识结构下,才能生成“常德米粉”。故可知,“常德米粉”的生成所依靠的基体为百科知识结构“某人烹饪米粉”,其中,施事为“某人”,行为是“烹饪”,受事为“米粉”;此外,还存在施事、行为、受事的相关元素,如受事的颜色“白色”,产地“常德”,行为的流程“先煮受事,再给受事浇上已炒好的臊子和红油”,行为的产物“将一种较粗的米粉煮熟后,配以已炒好的臊子和红油而制成的一种烹饪地在常德的汤粉”。

从广义上说,情景知识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百科知识,既可以指话语情景,包括参与交际的人物、地点、时间、方式、内容、缘由等各种因素,也可以是非言语因素的行为情景。“常德米粉”这种表达与“北京烤鸭”“德州扒鸡”等生成方式略有不同,它隐略了欲表达概念中的行为“烹饪”,其包括了“烹饪的方式”,语言生成者之所以能隐略“烹饪”而不担心会错误误解该表达,情景起到了较大的辅助作用——“北京烤鸭”“德州扒鸡”尽管属于传统菜品,但其制作工艺和制作流程过去秘不示人,现在也还不太为人所知,而“常德米粉”是一种更为大众化的菜品,即便第一次听说“常德米粉”的人,在情景(制作常德米粉的现场,甚至是看到食用常德米粉的现场)的支撑下,也能看明白常德米粉的烹饪流程为:水煮米粉后,再给米粉浇上已炒好的臊子和红油,而非让食客直接食用煮熟的米粉。

百科知识结构给语言生成者的概念化提供了操作的原料,它们是最终映射于形式层面的产地

①刘德龙等:《鲁菜的历史源流》,《民俗研究》2006年第4期。

②鄢莉:《粤菜饮食之器文化渊源》,《艺术研究》2012年第2期。

③伍锦辉等:《汉英菜名概念框架元素中语言形式化的凸显方式》,《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④Langacker R.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83.

和受事,以及语言单位所承载的语义——行为的产物<sup>①</sup>。这些元素皆源自“常德米粉”所激活的一个更大的百科知识结构,故倘若缺乏此基础,纵然语言生成者拥有各式认知操作,也无法生成“常德米粉”。百科知识结构是制约“常德米粉”等地域菜名生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 (2) 语言生成者的主观注意

语言形式的生成受制于其所表征的概念结构,概念结构又源自人的认知,即不同的认知会导致不同的语言表征。语言生成者的主观注意是人认知的一部分,其自然也能影响语言形式的生成。如,主观注意到事物概念“甲”中的元素“美丽”“纯洁”,我们便能以“莲花”概念化“甲”,因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最后导致了事物概念“甲”中的元素“美丽”“纯洁”的凸显。若主观注意到事物概念“能用粉笔在地上做出3D画的人”中的元素“能力超群”和“受人敬重”,语言生成者便会以“粉笔帝”概念化“能用粉笔在地上做出3D画的人”,最后导致了事物概念“能用粉笔在地上做出3D画的人”中的元素“能力超群”和“受人敬重”的凸显。

“常德米粉”的生成所依靠的基体为百科知识结构“某人烹饪米粉”,其中,存在诸多元素。受到其他拥有该侧显构型(产地+受事)菜名的影响,语言生成者会主观注意到该百科知识结构中的产地和受事,接着选择凸显概念中的产地“常德”和受事“米粉”,再匹配以相应的语言单位,最终生成了“常德米粉”。可见,语言生成者的主观注意是“常德米粉”生成的制约因素之一。

## (二) 语言内因素的制约

### (1) 语言经济性原则

Zipf 基于数理统计法,探究了词频与词长之间的关系,他发现词频与词长成反比:较短的词明显比较长的词更受人们喜爱。基于此,他提出了一条指导人们行为的基本原则,即省力原则——

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sup>②③</sup>。Zipf 的省力原则在各个领域影响深远, Vicentini 沿用了这一观点,但在表述上似乎有所区别,他将其称之为语言经济性原则,并用以探讨语音的演变<sup>④</sup>。之后,诸多语言学学者也将语言经济性原则不同程度地应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如 Grice 提出的合作原则中的数量准则强调人们说的话应满足交际所需的信息量,且不能超出交际所需的信息量<sup>⑤</sup>;吕叔湘曾深入浅出地指出,在语言交际中,能用三个字表达的意思就绝不用五个字,能一句话说清楚的事,就绝不说两句,这就是语言经济性原则<sup>⑥</sup>。Leech 也对语言经济性原则进行了诠释:在所传输信息量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缩减文本的内容,从而致使言语交际变得快捷和流畅<sup>⑦</sup>。Evans & Green 认为,语言经济性原则为以最小的认知努力,去收获最大的信息量<sup>⑧</sup>。可见,语言经济性原则要求我们在交际过程中,需以一个相对简短的语符去表征一个概念结构,而非以一个相对冗长的语符。“常德米粉”作为一种菜品,命名的前提为容易被人们记住,故理应使用一个较简洁的语符。“常德米粉”在将“将一种较粗的米粉煮熟后,配以已炒好的臊子和红油而制成的一种烹饪地在常德的汤粉”这一概念词汇化过程中,相比“常德红油米粉”等更为冗长的表达方式,前者的语言经济性更强,更易让人记忆,更易获得人们的喜爱,更符合语言经济性原则。其“红油”这一烹饪特征如前所述可以通过菜品制作现场得到的情景知识予以弥补,没有必要显现在菜品名中。

当然,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并非简单地等同于表达方式求简求短,而是在信息内容和语言形式之间的最佳平衡。比如,“北京烤鸭”、“德州扒鸡”等菜品中就包含了烹饪方式,这是因为这些菜品的制作过程不像“常德米粉”一样为普通大众所熟悉,凸显烹饪方式则成为必要的选择。类

①王统尚,石毓智:《从品尝动词到经历体标记的语法化》,《汉语学报》2018年第5期。

②Zipf, G. K. *Human Behaviour and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Cambridge Mass: Addison-Wesley Press, INC, 1949.

③Zipf, G. K. "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0(110): 306—318.

④Vicentini A. "The economy principle in language", *Mots Palabras Words*, 2003, (3): 37—57.

⑤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Cole, P. and Morgan, J.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41—58.

⑥吕叔湘:《语文常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0年版,第65页。

⑦Leech G. N.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Group, 1983.

⑧Evans V, Melanie G.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255—256.

似的,“云南过桥米线”则凸显了其独特的文化蕴涵<sup>①</sup>,菜品名中“过桥”一词背后所负载的美好传说为这款地方美食的流行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 (2) 现代汉语的音律特征

伴随音节结构的简化,现代汉语呈现出显著的双音节趋势<sup>②</sup>。古汉语中的许多单音节词都附加上虚义的词缀形式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节词,如:老虎、老师、石头、被子、车子。当代汉语构词更是表现出一种双音节基础上的多音节倾向,地域菜名因为需要包含体现地域特色的地名,自然都属于多音节词汇。“常德米粉”的构成成分“常德”和“米粉”本身属于双音节词,它是一个“双音节+双音节”四音节词,符合现代汉语的典型音节规律。同样地,从音律特征来看,大量四音节的地域菜名都属于这种结构。而其他音节的地域菜名,也都以双音节为基础,单双音节交替搭配,构成音律和谐的多音节词汇,如:“北京炸酱面”“鄂州武昌鱼”的内部结构为“双音节+(双音节+单音节)”。“阳澄湖大闸蟹”属于“(双音节+单音节)+(单音节+双音节)”。“科尔沁小肥牛”情况略有不同,由于“科尔沁”<sup>③</sup>这个地名是蒙古语直接音译过来的,只能把它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三音节词,而其后的“小肥羊”依然符合现代汉语构词的音律特征。

## 三 地域菜名生成的认知机制和概念化过程

地域菜名生成的基本机制为转喻。转喻是一种认知方式,它存在于语言现象之中,且是语言现象产生的动因<sup>④</sup>。转喻的运行机制为利用某事物或事件熟知的或易感知的部分来代该事物或事件或其他元素,抑或是用某事物或事件来代其内部的某个/某些元素,二者间具有邻近性或相关性。

我们仍以“常德米粉”为例,来考察地域菜名

生成的基本机制和过程。“常德米粉”的生成所依靠的基体为百科知识结构“某人烹饪米粉”,依靠该知识结构,凸显产地“常德”和受事“米粉”,方式为转喻,即以产地“常德”和受事“米粉”代行为的产物“将一种较粗的米粉煮熟后,配以已炒好的臊子和红油而制成的一种烹饪地在常德的汤粉”。随即,获得了侧显(凸显元素组合)产地“常德”+受事“米粉”。最后,将侧显匹配以定中结构“常德米粉”,即将“米粉”视作中心成分,再添以限定成分“常德”,生成菜名“常德米粉”,其概念化过程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 (1) 元素组合侧显

如前所述,食物烹饪的基体包含厨师、食材、过程等要素,烹饪过程则通常体现了地方特色和个人风格,“常德米粉”生成方式是以产地“常德”+受事“米粉”代行为的产物,其中产地“常德”作为烹饪地域特征和食材“米粉”成为侧显元素,成为概念化的基本成分。

### (2) 定中结构与侧显相匹配

概念化过程中,概念结构中的侧显需编码为语言单位,进而储存于人的心智之中。由上述可知,侧显为产地“常德”+受事“米粉”,因欲表达的为事物概念,故首先将更具类属属性的“米粉”至于中心成分位置,再将更具修饰、限定属性的“常德”置于限定成分位置,即以“常德”修饰和限定“米粉”,也将侧显匹配以定中结构“常德米粉”。

### (3) 语义生成与扩容

从“常德米粉”的概念化过程来看,它最初的含义应该是一种“以稻米加工为主料、盛行于常德、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主食”。值得注意的是,随后“常德米粉”的语义容量发生了扩展。米粉本来就是许多地方颇受欢迎的早餐,常德厨师因势利导,将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常德米粉”推广到南方各地,成为与“桂林米粉”“云南过桥米线”齐名的大米加工主食。在各地民众食用过常德

①云南著名小吃过桥米线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它的来历传说是在清朝时,滇南蒙自县城外有一湖心小岛,一位秀才常常到岛上读书,秀才贤惠勤劳的娘子就经常弄了他爱吃的米线送去给他当饭,但等出门到了岛上时,米线就已经不热了。后来一次偶然送鸡汤的时候,秀才娘子发现鸡汤上覆盖着厚厚的那层鸡油有如盖了盖子一样,可以让汤保持温度,如果把佐料和米线等吃时再放,还能更加爽口。于是她先把肥鸡、童子骨等炖好清汤,上覆厚厚鸡油;米线在家烫好,把各种配料切得薄薄的,到岛上后用滚油烫熟,之后加入米线,鲜香滑爽,非常好吃。此法一经传开,人们纷纷仿效。因为到岛上要过一座桥,大家为了纪念这位贤妻,后世就把这种米线叫作“过桥米线”了。

②吴为善:《双音化、语法化和韵律词的再分析》,《汉语学习》2003年第2期。

③“科尔沁”在蒙古语中意为“造弓箭者”。

④Ungerer F, Schmid H 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米粉后,便将“常德米粉”这种表达与客体即现实中的常德米粉进行了思维层面地匹配,随即关于“常德米粉”的知识结构被进一步扩充,“常德”作为地理概念上的本体意义逐渐弱化乃至消失,而作为“食物地域特征”的喻体意义不断强化,反映在制作地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常德”,甚至烹饪者也可以不是常德人,任何人只要是大致按照相应流程制作出来的米粉都可以称为“常德米粉”。

#### 四 地域菜名的语言类型学考察

语言类型学是对不同语言的结构类型进行分类的科学。简单来说,研究的内容为语言间的共性、理据,从而进一步揭示人类思维的共性。本文中的语言类型学主要侧重挖掘概念层面的共性以及理据。

“常德米粉”生成所依赖的基体“某人烹饪米粉”中的侧显(凸显元素组合)为产地+受事,这是汉语地域菜名生成最典型的方式,汉语中还存在诸多这样存在同样侧显的菜名,如“娄底米粉”“永州血鸭”“东安鸡”“桂林米粉”“兰州拉面”“芷江鸭”等,不仅如此,拥有这样的侧显的菜名在其他语言中也大量存在,具备语言类型学的意义。

##### (一) 英语中地域侧显的菜名

Cumberland sausage 指坎伯兰香肠,Cumberland(坎伯兰)位于英格兰的西北部,于1889年至1974年之间,曾为一个行政区划上的郡。1974年,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郡、兰开夏郡、约克郡的一部分地区统合,成为新的坎布里亚郡。这种香肠诞生于坎伯兰仍单独为郡的时期,这道菜名生成所依赖之基体为百科知识结构“某人烹饪香肠”,其中存在施事“某人”,行为“烹饪”,受事“香肠”<sup>①</sup>。此外,还存在施事、行为、受事的相关元素,如产地“坎伯兰”、受事的颜色“红色”等。因只有被凸显的元素才能被反映于语言表征层面,故可知,Cumberland sausage 的侧显(凸显元素组合)也为产地+受事。

Buffalo wing 是指布法罗鸡翅。在布法罗(Buffalo),又称水牛城,是美国纽约州西部伊利湖

东岸的港口城市,纽约州第二大城市(仅次于纽约市)。这道菜名生成所依赖的基体为百科知识结构“某人烹饪鸡翅”,其中存在施事“某人”,行为“烹饪”,受事“鸡翅”。此外,还存在施事、行为、受事的相关元素,如产地“布法罗”。因只有被凸显的元素才能被反映于语言表征层面,故可知,Buffalo wing 的侧显(凸显元素组合)也为产地“布法罗”+受事“鸡翅”。与前述语料不同之处在于,sausage 表征的概念为“香肠”,与受事“香肠”对应,而 wing 标记的为“翅膀”,可为“各种昆虫和禽类的翅膀”,与受事“鸡翅”不对应。我们认为,因存在语境和已有知识结构的强有力支撑,且考虑到语言的经济性,此处的 wing 蕴含了限定成分“鸡”,只是在形式层面未予以表征,故应将 wing 表征的概念视作生成所依赖的侧显中的受事,而非受事的中心成分。另外,此语料中,wing 表征的为“鸡翅”,倘若深究,受事应为“鸡翅的肉”,而非笼而统之的“鸡翅”,但显然,“鸡翅的肉”这种表达似乎和我们的语感不符。实则,“鸡翅”里已蕴含了“肉”,故 wing(鸡翅)表征的概念应视作生成所依赖的侧显中的受事,而非受事的来源物。

##### (二) 日语中地域侧显的菜名

“博多ラーメン”指博多拉面(“ラーメン”是汉语“拉面”的音译形式)。博多,九州第一大城市,福岡市的七大行政区之首。博多拉面是以福岡县福岡市制作的“豚骨汤”和“直细面”为基础衍生出的汤面。这道菜名生成所依赖的基体为百科知识结构“某人烹饪拉面”,其中存在施事“某人”,行为“烹饪”,受事“拉面”。此外,还存在施事、行为、受事的相关元素,如产地“博多”,受事的原料“面粉”。因只有被凸显的元素才能被反映于语言表征层面,故可知,“博多ラーメン”的侧显(凸显元素组合)也为产地+受事。

##### (三) 德语中地域侧显的菜名

Münchner Weißwurst 指慕尼黑白香肠(München,慕尼黑,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首府;Weißwurst,白香肠)。这道菜名生成所依赖的基体为百科知识结构“某人烹饪白香肠”,其中存在施事“某人”,行为“烹饪”,受事“白香肠”。此

<sup>①</sup>“坎伯兰香肠”中的“香肠”是烹饪的原料之一,即烹饪者需将香肠用黄油进行煎炸处理,进而完成这道菜。和“坎伯兰香肠”不同,“神户牛肉”是一种未经过烹饪处理的肉制品,故非菜。

外,还存在施事、行为、受事的相关元素,如产地“慕尼黑”,受事的颜色“白色”。因只有被凸显的元素才能被反映于语言表征层面,故可知,Münchner Weißwurst 的侧显(凸显元素组合)也为产地+受事。

#### (四) 共性、差异及其动因

通过考察可知,汉语、英语、日语、德语中皆存在侧显为产地+受事的菜名,如上所述。这反映出人们在概念化“菜”时的思维共性,即皆存在以产地+受事概念化行为的产物这一思维机制,且都将侧显编码为定中结构。共性的成因可能如下:据考古学成果显示,无论是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皆起源于非洲,再迁徙于欧洲、亚洲、美洲等其他几大洲,同根同源决定了不同人种的生理共性,这些共性中自然包括了大脑思维机制的相近。

如上所述,虽然人类的部分知识结构和思维多存共性,但不同的周遭环境以及生活阶层会对人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便会造成差异。汉语、英语、日语、德语中虽然皆存在侧显为产地+受事的菜名,但细究之下便会发现

它们存在细微差异。“常德米粉”中的“米粉”和 Münchner Weißwurst 中的 Weißwurst 是复合词,而“博多ラーメン”中的“ラーメン”和 Buffalo wing 中的 wing 均是简单词;此外,“米”为“粉”的制作原料,而 Weiß(白色)是 wurst(香肠)的颜色,可见,受事中两个成分彼此的概念关系不同。

#### 结语

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体验最多的客体之一,对菜名的生成进行探究,能较好地以此窥视语言生成者的知识结构及思维方式,挖掘出菜名生成的一般规律。本研究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对“常德米粉”生成的制约因素、方式和结果进行了研究,并对除汉语外,英语、日语、德语中是否也存在具备相同侧显的菜名进行了考察。本研究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法,未采用定量研究法,今后还可进一步做量化研究。此外,今后在进行菜名生成的语言类型学考察时,可进一步扩充语言的种类,不再局限于几种语言。这些都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 A Linguistic Typology Study of the Production of Dish Names With Regional Features

ZHOU Qi-qi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Changde rice noodl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oduction of dish names with regional features, whose restriction factors can be reduced to two categories, i.e. extra-linguistic and intra-linguistic. Metonymy func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ognitive mechanism and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cludes three typical stages, that is profile appearing, formation of modifier+head construction, and semantization extension. English, Japanese and German as well as Chinese are all of the dish expressions which share the same profile of PLACE+PATIENT, namely this type of profile has possessed the meaning of linguistic typology.

**Key words:** dish names with regional features; production; profile; linguistic typology

(责任校对 王小飞)